



册府元龟  
卷之三十九  
至四十



13  
849  
16



門 4 3  
849  
16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三十九

睦親

傳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蓋先王因親以教愛  
自家邦而達天下也高辛而上書紀靡詳若夫唐堯  
親族虞帝大孝夏禹拜敦敘之言商書垂立愛之訓  
周家忠厚內睦九族二帝三代以來何莫繇斯也已



厥後令王率循茲道乃有賜高年之典隆閨門之禮  
慰撫思念發於至誠卹乏振滯形於軫惻逮於弛甸  
人之戾續宗正之籍錄其孤息歸其削壤親親之恩  
斯為至矣其帝者之盛德歟

唐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  
以睦高祖玄孫之親

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

既已也百姓百官言  
化九族而平和章明

周成王燕兄弟召公作棠棣之書而歌以親之其詩

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

承華者曰鄂鄂是得華之光  
明則韡韡然盛喻弟之敬事

弟兄以恭覆弟恩義  
之顯亦韡韡然也

又燕宗室同姓諸侯作湛露之

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  
露盛

魏豐草喻同姓諸侯也夜飲之  
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

漢文帝四年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賜諸侯

王子邑各二千戶

武帝初即位方好藝文以淮南王安屬為諸父

安下  
武帝

服屬為從  
父叔父

辨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說得

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元朔二年賜几杖不朝

張陽王子福為海嘗侯坐法失爵武帝平閩粵封福

為繚嫫侯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

衡山王賜淮南王安之弟也安謀反賜當坐收有司

請逮捕衡山王帝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

建元三年諸侯王來朝帝初即位大臣多寃黷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磐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寃至是天子置酒中山王勝間樂聲而泣因言群臣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櫛卻骨肉永釋於是帝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元光元年四月復七國宗室前絕屬者

昭帝後元二年二月即位七月賜長公主及宗室昆

弟各有差

始元二年以宗室母在位者舉茂才劉辟疆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疆守長樂位尉長樂宮之衛尉也

宣帝地節元年六月詔曰蓋嘗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後屬使得自親

甘露三年烏孫楚主解憂上言年老思土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公主年且七十賜以公第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解憂

楚三戌之孫也

成帝即位以淮陽王欽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  
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  
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  
指意非諸侯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  
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禮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  
建始二年秋罷太子博望苑武帝為衛太子作此苑今受賓客也以賜  
宗室朝謁者

平帝元始元年詔宗室為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

室為吏者皆令舉廉各從本族而依廉吏遷之為佐史者例補四百石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十二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  
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  
身已歿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屬所謂侯子孫所屬之郡

縣也錄其見名上于尚書封拜之

十三年二月詔宗室及絕國封侯者一百七十三人  
明帝時廣陵王荆有罪自殺帝封荆子元壽為廣陵  
侯服王璽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  
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  
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以與之  
濟南王康在國不脩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

康招來州郡奸狡漁陽顏忠劉子彥等又多遺其繪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帝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溫陰東朝陽安德平西

昌五縣

建初八年章帝復還所削地

永平四年四月楚王英有罪自殺帝制詔英母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焯灼庶欲宥全王身令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留護喪事賻

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追爵謚曰楚厲侯帝幸彭城見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賜

章帝建初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閣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留五時衣各一襲

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曰襲

及嘗所御

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時賜東平憲王蒼及瑯琊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服聞於

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合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各一周禮追師

掌王后之首服為副副編鄭玄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紵續漢書帛字作阜及衣一篋

可時奉贍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詩國風曰凱風美孝子也凱風自南吹彼

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又欲

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尙有

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孔子廟在魯曲阜城中年緝之

從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冠履解見鍾離意傳其

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

苑馬一匹血從前鬣上小孔中出嘗聞武帝歌天馬

霏赤汗今親見其然也前書天馬歌曰太一洗天馬下沾赤汗沫流赭頃及

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間寧願王寶精神

加供養若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蒼上疏求朝明年

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十萬

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

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脩行邸豫設帷

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伯父歸寧乃國

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

優忠賢也况兼親尊者乎其濟南東平中山西王贊

皆勿名蒼既至升殿及拜天子親答之七年大鴻臚

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僊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受小黃門中心戀戀馬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和帝永光十五年幸章陵祠舊宅會宗室於舊廬勞賜作樂

元興元年宗室以罪絕者悉復屬籍

安帝元初六年任城國相行弘奏王安輕易貪吝請廢之帝不恐以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

順帝陽嘉元年詔宗室絕屬籍者一切復籍質帝即位還王侯所削戶邑

靈帝熹平二年愍王寵嗣陳王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真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渤海王悝帝不恐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嘗侍王酺與尙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供祭黃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他真幸酺等奏愔職在規正而所爲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



中平三年黃巾賊起甘陵王忠爲國人所執旣而釋之帝以親親故詔復國

魏太祖時族子真字子丹少孤帝哀之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

明帝太和五年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伏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復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

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植雖有過失毘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秘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

晉明帝卽位西陽郡王秉放縱兵士劫鈔所司奏免秉官詔不問

恭帝時有庚戌制不得藏戶彭城王玄匿五戶桓溫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旣而宥之

後魏道武卽位秦明王翰子儀以事賜死儀子纂五

歲帝命養於宮中恩與諸皇子同時襲衛王儀坐事  
死道武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令入宴管山  
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迯遁  
將奔蠕蠕唯陳留王崇獨至帝見之甚悅厚加禮賜  
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

明元末興四年十一月內賜宗室近屬南陽王良已  
下至於總麻之親布帛各有差

大武嘗顧樂安王範之長子良曰兄弟之子猶子也  
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嘗參國大計

獻文時崇舊齒拜華山王鷲曾孫襄陽侯乞斤外都

大官甚優重

孝文太和十一年五月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總麻  
服已上賦役無所與

十七年三月壬戌宴四廟子孫於文宣堂帝親與之  
齒行家人之禮又嘗宴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命黃門  
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林等賦詩言志燭至公  
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壽帝曰卿向以燭至故  
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帝曰燭至辭  
退庶姓之禮在宗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  
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又云孝文詔延四廟之子下逮  
玄孫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

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

汝陰王天賜景穆之子坐貪殘削除官爵卒帝素服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

南安王楨出爲相州刺史帝餞楨於華林都亭詔曰從祖南安旣之藩任將曠違千里豫懷憫戀然今者之集雖曰分岐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孝文送楨於階下流涕而別楨坐事削除母劉太妃薨孝文親幸臨慰及葬贈布帛綵五百段齊郡王簡文成第四子帝嘗與簡俱朝元明太后於

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人禮遷太保孝文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文帝將議革變舊風大臣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密與規模共論時政國戚謂遂疎已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令陸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親彼而相疏也國戚舊人之意乃稍改遷雜改官制服飾禁絕舊言東陽公丕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嘗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葉帶而不能脩飾容儀帝以丕年衰體

重亦不强責及罷降非道武子孫及異姓王者強駁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減  
獻子文雍爲高陽王帝時幸雍第皆盡家人之禮  
北海王詳獻文之子領司徒侍郎錄尚書事嘗別住華林之西隅與都亭官路密邇相接亦通後門帝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其寵如此又詳拜受因其私慶請帝帝頗幸南第御其後堂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歲一至妾母子舍也  
孝平熹明二年戊戌八月宴道武已來宗室年十五

以上於顯陽殿用家人之禮

又詔曰皇魏開基道邁周漢禪建二都德盛百祀雖帝祚蕃衍親賢並茂而猶沉屈素里曲褐衡門非所謂廣命戚族翼屏王室者也今可依世近遠敘之列位

正光中詔曰周德崇厚蔡仲享國漢道仁恕淮南畢王皆所以申恩赦戚蠲盪舊釁義彰曩策詠流前史頃者咸陽京兆王自貽禍敗事繇間惑猶有可矜兩門諸子並可聽附屬籍中山王喜弟略以喜舉兵略遂奔梁梁用爲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

城南叛州內士庶皆爲法僧擁逼梁武乃以畧爲大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略至屯於河南爲安樂王監所略唯數十騎入城梁尋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徵畧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與法僧言未嘗一笑梁復除畧衡州刺史未行會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汪革司馬祖將士五千人悉見擒擄孝明勅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畧梁乃備禮遣之略之將還也梁爲置酒餞別賜金銀百斤梁之百官悉送別江上遣其右衛徐確率百餘人送至京師孝明詔光祿大夫刁雙境首勞問又勅徐州賜布

帛各千疋除畧侍中義陽王食邑一千戶還達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聽迎之近郊賜帛三千疋宅一區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後粟光法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兗州刺史其畧所至一食一粟之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  
孝昌二年閏十一月詔曰頃舊京淪覆中原喪亂宗室子女籍在七廟之內爲雜戶濫門所拘辱者悉聽離絕

陸昕之尙獻文女嘗山公主無男以昕之從兄道第四子彰爲後彰妻卽咸陽王禧女禧誅養彭城王弟

莊帝親之略同諸姊

西魏文帝大統七年十二月御憑雲觀引見諸王叙家人之禮手詔為宗誠十條以賜之

後周太祖姊建安長公主賀蘭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為帝所愛

邵惠公顯第二子導之子廣曾侍食高祖所食瓜持以奉進高祖悅之

隋高祖時河間王弘字辟惡帝從祖弟也父元孫死齊為周所并弘始入關與帝相得帝哀之為買田宅唐高祖於宗親彌見敦睦遂迎拜揖如家人之禮焉

武德七年四月丙午宴王公親屬於文明殿高祖見長平王太妃以尊屬從家人禮降階再拜酒小闌從坐翠華殿帝賦詩王公遞上壽賜帛各有差太宗貞觀十五年五月丁未幸濟北公李瑊第敦親親也

十七年二月辛巳朔帝謂侍臣曰前代皇王莫不疎弟愛子唯漢明帝曾賜諸王不令子多於弟良史書之垂美後葉我罔極之恩情鍾諸弟於是內外諸王同有班賜

五月辛酉改葬元昌及祐以國公之禮元昌母妻子

並宥給其田宅

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初封漢王坐太子承乾事死焉祐太宗第五子初封

齊王亦以反死

十八年三月甲午幸同安大長公主第帝以主春秋高嘗有風疾故親加省視賜絹五百疋侍主疾者賜絹有差

膠東公道彥淮安王神通之子丁父憂廬於墓側容貌柴毀帝聞而加歎令侍中王珪就加開喻

河間王孝恭貞觀中為襄州行臺左僕射人或告其謀反者徵還京師為憲司所告赦拜左金紫光祿大夫

高宗以貞觀二十二年五月即位諸王及舊在藩者並加真封蒲一千戶賜物三千段中馬十匹

彭王元則薨高宗為之舉哀贈司徒荊州都督柩車至京帝復罷朝命百官及諸親就第展哀及發引帝登望春宮望之而哭

中宗神龍六年二月詔皇室子孫諸王妃主駙馬等自垂拱已來非命者皆不望殯宜令州縣尋求處所以牲牢致祭仍追復官爵備禮改葬其王并令陪葬昭獻二陵有嗣者即令承襲無嗣者聽取近親為後三月制曰君臣朝序貴賤之禮斯殊兄弟天倫先後

之儀亦異聖哲之制率繇斯道朕臨茲寶樞信在崇高負袞當陽雖受宗枝之敬退朝私謁仍用家人之禮近代以來罕尊軌度王及公主曲致私情姑叔之尊拜於子侄違法背禮情用惻然自今已後宜從革弊安國相王及太平公主更不得輒拜衛王重俊兄弟及嘗寧公主弟姨妹等先告宗屬知朕意焉先是諸王及公主皆以親為貴天子之子諸臣叔見者必先拜告致啓事帝志欲敦敘親族故下制以革斯俗

睿宗唐隆元年七月制曰皇后公主既尊且親有遷幽之義無戮辱之典倉卒之時亂兵所及致不以禮深用憮然宜矜罪戾且慰泉壤韋氏可一品禮葬悖

逆庶人可三品禮葬所司准式譙王重福以反逆謀睿宗詔曰集州刺史譙王重福幼則兇頑長而險譎幸託體於先聖嘗通交於巨逆不臣不子自絕於天有國有家莫容於代往者頗不含忍令幽繫自太行晏駕韋氏臨朝將肆屠滅尤加防衛洎天有成命集于朕躬永懷猶子之情庶叶先親之義所以開置寮屬往隆刺舉冀其俊改以怙恩榮而註誤有徒狂狡未息便即私出均州詐乘驛騎至於都下遂逞其謀先犯屯兵次燒左掖計窮力屈投河而斃雖人所共棄邦有嘗刑我非不慈爾自招咎且聞其故有惻於



懷昔劉長既歿楚英遂殞以禮收葬抑惟舊章屈法申恩宜仍舊寵可以二品禮葬

玄宗先天二年二月詔曰朕奉天明命虔受睿圖而皇室子弟未能稱職堂侄餘慶承煦紹宗行淹祚洽爾從弟璲志謙等不能謹身奉法而乃輕侮國章擯斥邊隅未爲塞責朕憫其愚昧屈法申恩並追赴京令於國子監安置讀書如悔過自新克復先訓所司條奏當議其官皇宗親更有左貶嶺南邊遠州非惡逆緣坐等色中亦宜准此其有見任別駕年齒尙幼未堪理百姓者宜委中書門下及新興郡王晉李斯

訓等簡擇追赴京其祿俸一事已上並本州委勾當每季付送入京分付其餘慶等本州祿亦准此宗親中有才行灼然爲衆推揖者按察使具以名聞朕當擢以不次自今後有犯贓私違禮經者准法科處刑茲無捨庶敦睦之情必聞於九族自家刑國允洽於群心宜各勉勵以識朕意

開元六年十一月丙申玄宗親謁太廟下詔七廟元皇帝已上三祖枝孫恐有失官序者宜各五品京官皇妃諸家有子孫今在選敘者量加甄擇十一年太原祀后土畢大赦天下皇親中有文武才

用堪任使者委宗正具名薦以當有獎擢

十四年勅曰停繼國王禮合停廢以朕近屬特宜並封郡王乃降封再從兄將作大匠嗣江王禕等爲郡王諭爲廣漢郡王再從叔太子員外率更令嗣密王徹爲濮陽郡王再從兄太子員外家令嗣越王瑁爲中山郡王

十五年七月戊戌幸寧王憲之第憲誕辰也

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宗正薦四從叔前奉天令知正四從叔前祁縣令志遠五從弟維陽尉遇六從弟酸棗丞良五從弟武進尉隰五

從姪鄭縣尉瞻五從姪前宋州參軍承嗣皆受臺省官及法官京縣官詔曰至公之用本無偏黨唯善所在豈隔親疎四從叔知證等咸有才名見推公族秉惟清之操兼致遠之資朕每慮同盟不勤于德嘗懸右職以勸其徒先委宗卿精爲內舉量能考行歷在踰時名數則多升聞蓋寡光膺是選諒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遷于臺閣將觀志于七子異籍名於八人宜各悉行佇聞成績書不云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冀繇內而理外必自近而及遠凡今懿戚可不慎歟違道慢嘗義無私於王法脩身効節恩豈薄於他人

期於率先勵我風俗深宜自勉以副明言

七月帝追念故惠宣太子瑗深憫之乃下制曰兄弟之子於近屬而特深恩禮之情在諸孤而更切故惠宣太子男樂安郡王瑗能自砥礪克脩名檢續承先績休有令聞宜受賜於千室俾傳芳於萬葉可食實封一千戶

天寶三載八月祠九宮禮畢制皇親五等已上及九廟子孫諸親三等已上未出身與出身其前茲者選目稍優與處分見任更賜勳兩轉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詔持盈尊師及儀王已下各

賜物五百疋長公主各與一子官嗣王及郡縣主各與一子六品官皇親五等已下及九廟子孫及親等人見任者並與改轉

三年正月大赦詔皇五等已下親及九廟子孫有材學政理委宗正寺揀擇聞薦

代宗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盜入長安邠王守禮之孫廣武王承宏竊尊號及京城平鑾輿自陝州還京師十二月丙申放廣武王承宏于華州一切不問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即位詔叔祖穎王已下叔彭王已下弟蜀王已下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各與一子

京官郡縣主嗣王郡王各與一子出身

建中元年十一月自巳卯至庚辰出嫁岳陽信寧宜芳順朗陵安陽襄陵德清南華元城新鄉等縣主初開元中置禮會院於崇仁里自兵興以來廢而不脩公郡縣主不時降嫁始三十年至有華髮猶非者雖處內館而不獲覲見帝初即位特謁太廟始與郡縣主相見尊者展其敬幼者申其愛歔歔涕泣感動左右至是皆以時降嫁禮物資送無大小必經聖心戚族老幼無不悲感

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日南至上祀昊天上帝于圓

丘禮畢詔大長公主各與一子七品官嗣王郡主縣主各與一子出身應陪位皇親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五品一階六品已下及當選散官等簡選其優與處分

五年十二月詔郡縣主聳有正員官停者郡主每季給錢七十千縣主每季給五十千郡縣主聳已亡歿者亦准支給先是其主聳與官罷者頗不自給帝務於敦睦有是命  
六年六月以郃國大長公主薨其子端州流人蕭位等五人並召還

八年正月壬午詔在京宗室每年三節宜准百官例宴會若大選集賜錢三百千非大選集錢三減一宗室任嘗參官者同之

順宗初即位赦制曰大長公主嗣王等各與一子官及出身有差

憲宗元和二年春正月南郊赦宗子中有才用者委中書門下量才敘用

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三月壬子大赦其六宅十宅諸王女宜令每年於選人中擇端良者降嫁

寶曆二年二月乙卯襄陽公主自西內有勅於歸里

第以其男等有請從之

公主光以罪囚于禁中故也

文宗以寶曆二年十月乙巳即位丁巳以絳王薨帝不視朝三日詔曰叔父絳王為逆賊等援立竊窺大位既無討賊之意遂使忠義銜冤及王師擒妖義旅問罪前驅勇氣以致殲殂伏以太皇后慈仁思以慰解宜令有司量事收葬申恩討賊刑禮之中示于四方以明朕意

太和元年赦詔太后第二等已上親大行皇帝皇太后第一等親委中書門下量才敘用九廟子孫陪位者各加兩階仍據始封每王後與一人出身委宗正

卿簡尋圖譜取一房最深翳者充數具名開奏

四年六月勅越王貞實陷非辜載在國史子孫久廢  
獎錄所宜宜付宗正寺尋勘譜牒如是後嗣具狀聞  
奏至是宗正奏閱實貞諸孫勅付宗正寺收入屬籍  
仍賜陪位出身

七月賜十六宅諸王綾絹二萬疋以內庫充開成元  
年八月詔朕因暇日嘗幸戚藩引見諸王爰加錫宴  
而故信王孫林行列之間皤然白首問其年齒則七  
十而有七詢其昭穆則玄宗之雲孫朕仰思開元之  
時威明之禮大體承訓迨於朕躬惕然動懷當食興

歎况尊祖之義立愛自親尚齒之文繇家刑國觀其  
威儀甚整視聽不衰載懷愍矜所宜敬異永惟烈祖  
之德用錫孝孫之慶旌其祚裔特舉徽章遽申閣府  
之秩寵以分茅之貴俾從異等式是殊恩可之信王

仍賜開府儀同三司

初玄孫自藩邸與寧王憲等友  
睦既即位升右都督刺史京師

立第宅通賓客及在位之夕符諸王益至大寶末惟  
宋王一人出入大門自是累朝子孫雖白首不入宮  
禁帝深思敦敘  
之義因是有命

十二月帝於禁中會讌諸王因命講讀劉仲武每雙  
日入內對諸王仍令尚食供食

二年夏五月壬申帝幸十六宅召教坊樂人五人與

諸王宴樂

九月丙戌封故絳王長女爲江華縣主故潁王第三女爲長壽縣主帝敦睦情深自近年公主縣主出降者相繼

十月戊戌詔曰書載堯典首陳睦族詩歌周德寔美維城朕嗣統百王憲章二代義雖本於敘族道無愧於尊賢式遵舊章爰舉成命嘉王運循王適恭王通等孝敬恭恪敏裕齊莊播蘭茝之清芬炳珪玉之符采易凌沛獻詩掩楚元古人素風造次於是師氏典訓周旋以之固可以超金紫之貴階升台鉉之崇秩

策勲詔爵以寵分茅並可金紫光祿大夫檢繇司空

賜光柱國仍依百官例給料錢物檢繇吏部尙書安

王溶檢繇兵部尙書穎王諱

武宗皇帝

宜並從百官例賜

料錢

三年正月金華縣主臨邑縣主因參賀入內上言家

貧帝愍之各賜錢一百貫絲絹一百疋

四月甲午幸十六宅賜諸王宴頒賜有差

四年春丁卯夜於咸泰殿觀燈作樂三宮太后及諸

公主並赴宴

六月甲寅故越王貞玄孫女道士玄貞進狀曾祖名

亦是越王第六男先天年得罪流配嶺南祖父皆亡歿嶺外雖累蒙洗雪未還京師去開成三年十二月內嶺南節度使盧均出俸錢接借哀妾三代旅襯暴露各在一方特與發遣歸就大瑩合祔今護四喪已到長安旅庖權下未委故越王墳所在伏乞天恩允妾所奏許歸大瑩妾年已六十三孤露家貧更無所依詔曰越王事迹國史著明枉陷非辜尋以洗雪其子珍他事配流數代漂零不還京國玄貞弱女孝節卓然啓護四喪綿歷萬里况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猶或嗟稱朝廷固須卹助委宗正寺京兆府與訪越

王墳墓報知如不是陪陵任祔塋下葬其葬事仍令

京兆府接借必使備禮葬畢玄貞如願住京城便配

宜觀安置

庚申帝幸十六宅安王穎王院宴樂賜錢各五千貫

絹一千疋銀器二十事帝與安王穎王兄弟也故大

宴特異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南郊赦曰宗子維城本枝百代禮既行於配祖情敢忘於睦親應本朝皇親近屬因緣僞梁之遁遐遠並仰所在搜訪如非謬妄即與奏聞到京委宗正寺大勘不虛並與量材敘錄



三年三月丁酉帝宴皇親於復宮之山亭皇子弟如家人之禮內弟子作樂

明宗同光四年四月即位時河中軍較王舜賢奏節度使李存審今月三日棄城出奔不知所在敕曰寡人允副群情方監國事外安黎庶內睦家親庶諧敦叙之規末保隆平之運一昨京師變起禍難薦臻於戚屬之門不測驚奔之所慮因藏竄濫被傷夷言念于茲自然流涕宜令下河南府及諸道應諸王眷屬等昨因變起出奔所至即時津送如不幸物故者卽量事收瘞以聞

長興元年七月壬午勅先朝諸王頃因同光末年宮門變起諸王多奔北京公路爲部下所害宜於北京留守尋訪之所各依品秩禮葬訖奏聞

閔帝應順元年正月陝州康思立言河中節度使洋王從璋在任日用內省緇未填帝以昆仲不之報晉高祖從父弟贇少而無賴棄其家私竄久流落於民間及帝鎮太原訪求始獲之署爲牙較

丹府元龜 卷之二十九

丹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泰調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四十一

文學 好文

文學

書稱堯之德曰文思舜之德曰文明禹之德曰文命而咸以稽古著於典謨之首是知王者嚮明而治經緯天地臨炤百官未有不尚於文德者也故河圖雒

丹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十九

書聖作而明述股肱元首君唱而臣和商周而下簡策具存或受學甘盤或觀書乙夜采薇之詠發於文王黃竹之歌成於穆蒲過沛宮而擊筑橫汾水而興辭是皆帝王之文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禮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繇學乎若乃聽斷之餘清間之宴留神文雅煥乎成章汎濫典籍取鑑古義以茲爲務者固有益於政治誠聖哲之用心其或攻乎異端溺於小巧肆情閨闈流蕩淫靡者亦足以爲戒也

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虞舜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殷湯作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周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漢高帝十二年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

藝文志載帝歌詩二篇

武帝元狩元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歌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芝房之歌二年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臣下皆負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五年冬南巡狩至於盛唐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撻音千松反陽而出作盛唐撻陽之歌大初四年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來歌太始三年二月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

鴈之歌四年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又自造賦一篇

後漢明帝制五家要說章句令桓郁較定於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

魏武帝勅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參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作氣出唱詞精列詞度關山詞碓露詞蒿里詞對酒詞陌上桑詞短歌行秋胡行苦寒行塘上行善哉行步出夏門行

又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

注孫武十三  
篇皆傳於世

文帝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  
百家之書初為魏公太子時聞鍾繇有玉玦欲得之  
而難密使臨菑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與繇書曰  
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璆璠宋  
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  
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擒和璧入秦相如抗  
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鷄冠  
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其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  
人高山景行私所仰慕然四寶邈焉以遠秦漢未聞

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饑渴未  
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珉聞之驚喜笑  
與抃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  
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况周稱鄴騎既到寶  
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  
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  
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後  
繇為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  
繇書曰昔有黃之三鼎周之九鼎咸以一體使調一  
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享上帝以養

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爲盛誠太嘗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銘口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齊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又常與元城令吳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

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驚北塲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嘗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以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

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  
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及雖書疏往反未  
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  
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  
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  
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  
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選  
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嘗  
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  
類不護細行鮮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

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  
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  
矣德璉嘗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  
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枚浹旣痛逝者行  
自念也孔彰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  
道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  
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  
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于鍾期仲尼覆  
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  
爲未及古人亦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

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以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仰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弩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建安未疫癘大起時人雕傷太子感歎與所素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唯立德揚

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土人雕傷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黃初六年帝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於馬上爲詩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廣識才藝兼該帝自敘曰余唯喜彈碁略盡其妙少爲之賦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嘗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嘗嘉漢文帝之爲君寬



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爲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繇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潤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持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復班太宗論於天下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於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爲

帳帷以爲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旣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爲帝王儀表者如是明帝大和四年詔太傅三公以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魏初人疑無火浣布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大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景初三年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刑滅此論天下笑之帝又作陌上桑詞燕歌行善哉行折楊柳行煌煌京雒行明帝作苦寒行善哉行步出夏門行擢歌行

高貴鄉公嘗與中護軍司馬掣侍中王沈散騎嘗侍

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  
爲儒林文人沈爲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  
急請召欲速秀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  
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甘露元年二月宴群臣於大極東堂與侍中荀顛尙  
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  
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顛等曰有  
夏旣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  
起隴畝驅帥豪雋芟夷秦項包舉萬內斯二主可謂  
殊才異畧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顛等

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  
創業至於階緣萌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  
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  
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  
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  
俱受命聖賢之分所覺懸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  
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  
見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  
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  
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

過戈二國名

克復禹績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摧之勢  
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  
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  
則不能衛子身歿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  
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  
漢祖矣諸卿且論詳之翌日講業旣畢顓亮等議曰  
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  
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  
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以  
力智者之雋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

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  
少康爲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  
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  
之助寒浞讒慝不德于民澆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  
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衆以  
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  
少康易較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  
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  
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  
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

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漢祖哉  
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勲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  
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  
不行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  
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群臣咸悅服中書  
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  
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旣垂  
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始顯於  
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於後帝曰吾學不博所  
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

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章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  
退而論次四月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  
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爲六十四立爻  
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  
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庖  
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黃帝  
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  
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物莫  
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庖犧因燧皇而作易  
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庖犧氏作乎俊不能答帝

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何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耶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庖犧神農之世為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耶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

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為天而復為金為玉為老馬與細物並耶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尸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

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炤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鯀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耶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上所以成聖也帝曰有始有卒其惟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謂之聖

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鯀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旣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側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繇於堯此蓋

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旣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側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報施爲治何繇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焯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焯對曰誠繇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四年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是時龍仍見咸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瑞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

晉懷帝卽位於東堂聽政至於宴會輒與群臣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穆帝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講孝經  
孝武寧康三年九月親講孝經

後魏明元帝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諸

經古史該洽古義兼資文武焉

孝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授採其奧旨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富有才藻好為文章詩賦銘頌在輿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册皆帝之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帝遷維路繇朝歌見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以弔之通直嘗侍劉芳為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帝嘗宴王公侍臣於清徽堂黃門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

崔林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可拜上千萬

歲壽帝曰卿何以燭至故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

以南山之詩又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群臣曰

彥和季豫等

彭城王總字彥和北海王詳字季豫

年在蒙稚早登纓紱

失過庭之訓并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

解浮疎抑而不許頃因酒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

親傳說將臨講坐慙戰交情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

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敝淵明事超百代臣

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

後周明帝幼而好學博覽群書善屬文辭彩溫麗所



著文章十卷

武帝天和二年八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門道士等親講禮記

建德二年十二月集群官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爲先道教爲次佛教爲後

隋文帝開皇五年勅內史令李德林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

煬帝初爲晉王善屬文及爲皇太子數有詩書遺牛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

唐太宗貞觀初著金鏡述以示侍臣六年閏八月巳巳至慶善宮宴三品巳上於渭之濱帝甚歡賦五言詩

十一年十月辛丑幸集翠池宴五品巳上帝曰公等酒旣醑各宜賦一事帝賦尚書特進魏徵賦西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此語極好特宜記錄

十二年三月著作郎鄧隆上表請編錄御製詩集不許帝初以功定海內櫛風沐雨不暇於諸書者久矣暨于嗣業進引忠良銳情思政朝夕孜孜求之若不

及數年之後道致隆平天下晏如四夷賓服遂於聽覽之暇留情文史敘事言懷時有摘屬天才俊麗與記玄遠博該册府文過擊王故隆請編次焉其志不果

四月虞世南卒帝悼之未幾帝爲詩一篇追思往古興亡之道旣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而焚之十四年三月丁丑帝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帝問穎達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曾說不爲閔說何耶答曰曾孝能全獨爲曾

能達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曾皙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皙怒援大杖以擊其背應手仆地絕而復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旣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嘗在側欲殺之乃不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繇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帝又謂侍臣曰諸儒各生異意皆非聖人論孝之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國忠於其君戰陳勇朋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其在經典而論者多離其文迥出事外以此爲教勞而非法何謂孝

之道邪

十七年太子太師魏徵卒帝爲製碑文并御書石刻  
畢停於將作北門公卿士庶競以模寫車馬填噎日  
有數千時人號其碑爲二絕文與書也

十九年將征遼二月次河陽詔殷少師比干贈太師  
自爲文祭之次鄴經魏太祖墓自爲祭文三月幸定  
州經北岳自爲祭文四月行軍總管姜確督兵攻蓋  
至城中流矢而卒帝甚哀悼爲五言詩以悼之

十月班師次漢武臺餘基三城傍有祠堂塋域帝顧  
問侍臣對曰此是燕齊之士爲漢武求仙之處其地  
俯臨大海長瀾接天岸多峻石竒怪之狀帝製文刻  
於石

十二月定州御步輦而行帝攬筆於輦中賦詩

二十年正月幸晉祠樹碑製文親書之於石

九月鐵勒諸部俟斤頡利發等遣使相繼而至靈州  
者數千人咸請云願得天至尊爲奴等作可汗子孫  
嘗爲天至尊作奴死無所恨於是北荒悉平帝爲五  
言詩以序其事公卿咸以此詩義兼懲勸可以垂誠  
將來請勒石於靈州從之

二十一年八月骨利幹國遣使朝貢延陀之敗也詔

遣雲麾將軍康野密往慰撫焉其俟斤大悅遣使隨野密入朝獻馬百匹有十四匹尤駿帝奇之各爲製名號爲十驥其一曰騰霜白其二曰皎雪驄其三曰凝露驄其四曰懸光驄其五曰決波驄其六曰飛霞驄其七曰發電赤其八曰流金馭其九曰翔麟紫其十曰奔虹赤帝乃爲文以序其事厚待其使二十二年正月帝撰帝範十二篇賜皇太子顧謂王公曰飭躬闡政之道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是日幸溫湯御製溫湯碑以示群臣曰疇昔詞人已有此作朕又爲之可得而比邪王公咸曰天文雜

與超象繫之表前代瑣瑣小詞豈得輒相比况乃神筆自書勒于溫井之側侍坐王公咸聽於碑陰容紀姓名官位三月帝以胡塵無警朔漠來王乃制戎狄賓服之文又制王華宮山銘紀示群臣詔令學士並作又蕭瑀拜特進參預政事帝謂房玄齡曰蕭瑀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乃降神筆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帝又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又作威鳳賦以賜司空長孫無忌帝少屬亂離又居兵陣及正位已後遂博覽群書總其宏綱殆於萬卷適文麗藻一時冠絕學王羲之書

窮盡體致物論以爲帝數年之內經史屬綴官商自口起居郎傾耳揮翰百而不紀一焉

高宗爲太子時貞觀二十二年二月引庶子少詹事司議舍人等入閣乃從容而言曰文章詞賦平生所愛然未之爲也今日風景殊佳當與公等賦詩言志於是援筆以制序翌日太宗以皇太子詩序示王公曰朕觀太子此文及筆迹進於當日司徒長孫無忌對曰皇太子稟承天訓文章筆札羣藝日新是歲太子制玉華宮山銘又獻玉華宮賦

永徽五年五月制萬年宮銘刻石於永光門外仍令中書門下及文武三品已上并學士自書名位碑陰而刻之

顯慶二年六月帝製元首前星維城股肱等誠以示侍臣禮部尚書弘文館學士許敬宗等表請班示天下帝謙不許敬宗又上表請總名爲天訓并請注解許之及注畢敬宗爲之序

十月幸鄭州次汜水帝以先帝於汜水擒竇建德因平王世充於是刻石立頌以紀功自爲頌文

五年三月幸并州童子寺賦詩而還

十二月較獵於長社之安樂川召侍臣及藩臣夜讌

帝賦詩以紀講習之事

龍朔元年冬十月狩於南山製東狩詩以示群臣

麟德二年封禪十一月丁酉至平陰頓是日降雪帝

賦詩皇后和

咸亨四年十一月帝自製樂章有上元二儀三才四

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以

示群臣令太嘗行之

儀鳳二年七月宴百寮及諸親於九成宮之咸亨殿

酒酣帝賦詩作栢梁體皇太子霍王元軌相王輪群

臣相次繼作

中宗神龍三年八月乙未親送朔方軍總管韓國公

張仁亶於通化門外帝製序賦詩

十月與子幸兵部尚書韋嗣立莊封嗣立爲逍遙公

帝親製序賦詩

睿宗好學工草隸尤愛文字訓詁之書

玄宗開元八年親製春雪詩春臺望一章二十八句

起居舍人蔡孚奏曰伏見所製氣雄詞美德音相屬

鄙炎漢之奢侈徇有唐之儉陋知作勞而居逸念中

人之家產用心如此天下斯安臣職在司言請宣示

百寮及編國史手詔答曰朕以聽政之餘因時遊囑

觀古人之制度懷先王之卑菲聊遇所覽直書其事雖文詞非麗亦不忘於言卿職在史官君舉必記將以朕之素意頒示庶寮循諷表章益深祗勉十年親注孝經頒於天下十一年行幸北都親製起義堂頌刻石紀功於太原府之南街

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至華州命刺史徐知仁與信安王禕勒石于華嶽祠南之通衢帝親製其文及親禮信安王禕上言曰臣伏見御製西嶽碑文來從上玄光炤下土群臣捧戴遊聖難名臣聞天作高山氣

雄茲嶽壓洪河而傑起凌蒼昊而孤標近當國門用固京邑自巨靈開拓往帝巡遊精意嘗聞頌聲則未非勝賞難就蓋詞翰無能不遇非嘗之君孰覩非嘗之事陛下知其若此金聲而王振之乃發揮睿詞幽贊神化廣大極天地光明融日月至理洞清微至功含造化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巍乎煥乎不可得而稱也又復親迂彩筆寫在香牋隨手生姿入神變態勢如飛動妙絕古今諒得之自然豈因之外物對揚天休臣子之嘗也美而無術過莫大焉請以御製碑文頒示四海使伊昔之后自愧不才率土之臣咸知所

謂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從之  
十三年封東嶽禮畢帝製紀泰山銘親扎勒於山頂  
之石壁

十四年十月幸汝州至溫湯之行宮時屬雨雪帝親  
賦雨雪詩以示群臣

十一月幸寧王憲宅與諸王宴探韻賦詩即日還宮  
十五年五月端午宴群臣于武成殿各賜衣一副自  
賦詩

六月朔方節度使兵部尚書蕭嵩赴朔方軍命有司  
於定鼎門外供帳置酒以送之帝賦詩以光寵之

十二月幸溫泉宮登驪山石甕寺賦詩俾群臣和焉  
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祀后土於雁上帝自爲  
文禮畢令所司刊石於祀所

二十五年八月甲子帝制訓誡六篇以示諸王其旨  
蓋明君臣父子之義齊祭稼穡之事也忠王嶼等上  
表請宣付史官及示百寮許之宰臣李林甫等奏曰  
臣等伏以聖謩垂訓輝映千古頒示朝廷未及天下  
兼聖宣布中外手詔諭曰周公聖人攝行王政誠伯  
禽曰無以魯國驕人朕方聖雖慙豈忘誠子聊示廷  
訓何足以宣布中外耶



天寶二年五月以重注孝經頒天下詔曰化人成俗率繇於德本移忠教敬實在於孝經朕思暢微言以理天下先爲注釋尋亦頒行猶恐至曠難明群疑未盡近更探討因而筆削兼爲敘述以究源流將發明於大順庶開悟於來學宜付所司頒示中外

四載帝讀洪範至無偏無頗而聲不和韻因改頗爲陂下詔曰典謨旣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臨政之暇乙夜觀書匪徒閱於微言實欲暢於精理每讀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誼三復斯文並皆協韻唯頗一字實則不偏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

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詰無別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有煨燼之餘編簡墜缺傳授之際差乖相沿原始要終雖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盲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宣于國學

五載詔曰道爲理本孝實天經將闡教以化人必深究於微旨朕欽承聖訓覃思玄宗頃改道德經載字爲哉仍隸屬上句及乎議定衆以爲然遂錯綜真詮因成注解又孝經舊疏雖粗發明幽晦探賸無遺猶

未能備今敷暢以廣闕文且妙本逾玄微言久絕或  
怡然獨得或參以諸家庶弘聖哲之規用叶君親之  
義仍令集賢院具寫送付所司頒示中外

八載九月皇太子生日帝製仁孝詩六章札於步障  
以賜太子令中官高力士以示朝臣宰相李林甫陳  
希烈等奏曰伏見陛下因太子生日撰仁孝詩障子  
并書臣等伏以宸章煥發睿札凝暉懸日月而齊光  
白雲霄而下濟驚心靡擬動色相歡太子稟自生知  
備承聖訓冲姿有裕令望夙彰陛下示以義方形於  
翰墨爰於誕育之日勗以仁孝之經上揚祖宗之美

傍考天人之際錫賴所弘教義斯遠足可發揮前古  
垂範將來凡在衣冠之流咸知父子之道豈比周稱  
嗣續造齒胄於上庠漢寵元良但招賢於望苑王化  
之本實此知歸人倫所資罔不繇教臣等瑣陋謬典  
樞衡特奉鴻私幸覩殊貺捧天書而竊抃仰聖澤以  
無寧無任悅豫之至望寫六章頒示中外兼編諸簡  
策傳之不朽手詔報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將以道達  
情性宣揚教義耳朕承五聖之業受萬民之寄主鬯  
叶於神心元良貞於國本美其踐履仁孝恭脩友睦  
深慰於懷不覺形之諷詠今請具寫六章頒示中外

兼編諸簡策以傳不朽亦欲自家刑國以訓人倫宜  
依來請

十載十月御朝元閣有慶雲見帝賦詩群臣畢和

十四載三月御勤政樓宴群臣帝賦詩敦栢梁體群  
臣畢和

肅宗屬詞典麗經史百家莫不該覽目所一見嘗如  
誦習

上元二年七月甲辰延英殿御座生王芝一莖三花  
御製王靈芝詩三章八句是歲李光弼出統河南諸  
軍帝於內殿宴送御製詩以寵之群臣畢和

德宗貞元元年河東節度馬燧還太原製宸宸台衡  
二銘并序

四年三月甲寅宴百僚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及內出  
舞馬帝製序及詩以賜群臣於是給御筆仍命屬和  
九月癸丑百僚宴於曲江詔曰今日重陽卿等遊賞  
朕遙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於衷因製詩序今賜卿  
等一本仍令中書門下簡定文士三五十人應制同  
用清字明日內於延英門進其文武百寮及文士欲  
和者聽翌日百僚畢和帝考其詩以劉太真李紆四  
人爲上等鮑防于頔四人爲次等張濛劉滋等二十

二人爲平等李晟馬燧李泌三人宰相不加考第  
六年三月庚子百僚宴於曲江亭帝賦詩以賜之  
七年七月帝幸章敬寺賦詩序皇太子在侍進和兼  
題于壁百僚畢和以班列焉其後京兆尹薛珣請皇  
太子書帝詩序刻石而填之以金  
九年正月庚辰朔帝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帝賦退  
朝觀軍仗歸營詩以示宰臣等  
十年九月十日以重陽日宴賜百僚追賞初九日以  
兩罷宴及是方會宴帝賦詩以賜百官  
十一年九月癸卯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宴于

曲江帝作詩賜百僚百僚畢和辛亥退朝召百僚詣  
延英令中使宣喻曰昨九日聊示所懷文非工也卿  
等屬和雅麗深所加之

十二年以政聽之餘深思理本迺著刑政箴

十三年九月重陽節賜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宴于曲

江賜中書門下及百僚詩

十四年二月帝製中春麟德殿會百僚觀新樂詩仍  
令皇太子書以示百僚

十七年二月朔賜群臣宴于曲江帝命中使薛盈珍  
賜詩九月重陽節賜群臣宴于曲江命中使劉希昂

宣慰帝賜詩

十八年九月重陽節御製豐年多慶九月示懷詩以賜群臣

憲宗元和四年九月帝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上下篇玄宗撰開元訓誠思繼前勳遂採尚書春秋後傳史記班固漢書三國志晉書晏子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合二曰辨邪正三曰戒權幸四曰戒微行五曰任賢臣六曰納忠諫七

曰慎征伐八曰慎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崇節儉十一曰獎忠直十二曰脩德政十三曰諫敗獵十四曰錄勲賢分爲上下卷帝自製其目曰前代君臣事跡至是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復遣中使程文幹以書屏六扇至中書宣示宰臣李藩裴垍曰朕近撰此屏風嘗所觀覽故令覲將示卿藩等上表稱賀

文宗卽位每對宰臣等未嘗不深言經學李石因奏施士丐春秋堪讀上曰朕嘗覽之穿鑿之學徒爲異同耳學者如鑿井然得美水則已何必辛苦傍求然

後為有得也

太和二年五月帝纂集尚書中君臣事跡命工圖寫於太液亭朝夕觀覽

九年五月乙巳朔以御集春秋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

開成元年三月庚申帝幸龍首池觀內人賽雨賦暮春喜雨詩云風雲喜際會雷雨遂流滋薦幣虛陳禮動天實精思漸浸九夏節復在三春時霖霖垂朱闕飄飄入綠墀郊垌既霑足黍稷有豐蕪百辟同憂樂萬方佇雍熙宰臣文武百官咸有屬和

三年帝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

日長柳公權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宣宗雅好儒術或宰臣出鎮即賦詩以贈之詞皆清

麗

昭宗天復三年三月壬寅御延喜樓餞送朱全忠還汴帝自為詩以送之

好文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言觀乎天文可以察變觀乎人文可以化成也王者奉若天時順乃人理來同區宇班政函夏風教所資

文學為始故聖明之世寤寐以求聽賦誦之聲覽駢麗之作則欣聞想見恨不同時延鴻筆之士闢詞林之館則諷上化下賡唱迭和蓋以潤色皇猷助成盛業故引諭之音不絕乎耳開悟之說有益於心時既隆平物亦咸若垂衣裳而舞干戚其漸於斯乎

漢武帝世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主天子田獵犬也侍帝帝讀

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帝驚乃召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帝令尚書給筆札書奏天子以為郎後相如既病

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

書若後之矣若汝也言汝今去已在他後也所忠往使者姓名也而相

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

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

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書于札而留之故云遺札所忠往

焉天子異之嚴助為會稽太守入奉計最因留侍中

有奇異輒使為文謂非嘗之文乃作賦誦數十篇

宣帝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被者人之姓也召見誦讀益召

高才劉向張子儵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華音戶化反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帝頗作歌詩欲

興協律之事令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  
放獵放放衆大獵也一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

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帝曰不有博奕  
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此論語載孔子之詞言博奕雖  
依道藝無事為之猶賢也奕今

之圍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喜好也  
音許吏  
反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虞

說耳目虞與娛  
同義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風音  
諷鳥獸

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帝又循武帝故  
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劉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  
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子僑官至光祿大夫進對  
謂進見而對詔命也僑字

或作喬或作橋  
皆音巨驕反獻賦頌凡數十篇元帝為太子時喜

王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喜音許  
吏切令後宮貴人左右  
皆誦讀之

後漢光武初隗囂為西州大將軍蓄賓客掾史多文  
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

答尤加意焉  
班彪為竇融從事及融徵還京師帝問曰所上章奏

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才因  
召入見

明帝時賈逵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



平中上疏獻之帝重其書寫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達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達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較秘書應對左右

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辨於前賞賜恩寵甚渥東平王蒼薨詔誥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

歌詩並集覽焉後巡狩方嶽崔駰上回巡頌以稱漢德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時楊終坐事徙比地帝東巡狩鳳凰黃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貫還故鄉

魏文帝深好孔融文辭每歎曰楊班儔也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

明帝青龍四年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高貴鄉公甘露二年五月辛未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迨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迨等主者宜勅自今已後群臣皆當翫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又引侍中王沈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沈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文人

晉武帝雅好典籍王珣殷仲堪徐逸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

後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車駕幸兗州召刺史崔挺

行在所及見引喻優厚又問挺治邊之畧因及文章帝甚悅謂挺曰別卿已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日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

高聰爲輔國將軍與賊交戰望風退敗徙平州爲民行眉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爲表帝見表顧謂王肅曰在下郡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比高聰北徙此文或有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此輩

後周明帝時宇文神舉爲中侍上士帝方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章帝每有遊幸神舉嘗得侍從又庾

信自梁歸國帝既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造膝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與信頗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嘗在左右

隋煬帝初爲晉王時柳詵爲諮議參軍帝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頰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詵爲之冠帝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

庾自直大業初爲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爲帝所愛帝有篇章必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至於再三俟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

唐太宗時虞世南爲秘書監太宗重其博物每機務之暇引之談論共觀經史唐國獻獅子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

德宗貞元四年九月癸丑賜百僚宴于曲江詔曰今日重陽卿等遊賞朕遙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於衷因製詩序今賜卿等一本仍令中書門下簡定文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御於延英門進其文

武百僚及文士欲和者聽翌日百僚畢和帝考其詩以劉太真李紆四人爲上等鮑防于頔四人爲次等張濛劉滋等二十二二人爲平等李晟馬燧李泌三人宰相不加考第

文宗開成元年二月癸未宰臣奏事于紫宸殿帝曰從來文格非佳昨試進士題目是朕自出所見詩賦似勝去年宰臣李石曰陛下改詩賦格調以正頽俗高鑑亦能厲精取士仰副聖旨帝曰四方表奏不典實而尚浮巧者宜罰掌書記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盛時帝曰但効古爲文

自然體尚高遠時又詔兵部尙書王起進文場秀句一卷九月勅秘書省及集賢院應欠書四萬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諸道繕寫十一月又詔兵部尙書王起進國朝已來能詩人名字馮疋爲太嘗少卿統樂立於廷帝以端凝若植問其姓名翰林學士李珣奏疋之名帝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邪遂召升階帝自吟疋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錫以禁中瑞錦仍令大錄所著古體詩以獻尋遷諫議大夫宣宗詔新貢舉曾於殿柱帝自題曰鄉貢進士

周世宗時扈載初爲監察御史嘗遊相國寺僧院睹

其庭竹翠色可愛乃杼碧鮮賦留題於其院帝聞之  
命黃門就其院錄之以進俄拜兵部員外郎知制誥

